

人间物语

读区的一棵消息树

| 乐心文 |

一

老张衣衫湿透,两只手搭在磅秤上,神情像一时脱力的老虎,趴在那里。他五点钟起床,早饭没顾上吃,帮村民销了近两万斤冬瓜。又要帮搬,又要帮称,站起来维持秩序,坐下来记账算账,忙了三个小时,你说他累不累?

农民经纪人不好当,这两天他头都疼,一天要接打上百个的电话,嗓子冒烟。

今年读区冬瓜长势好,条条粗壮,三四十斤一条是平常,最重的称称有五十多斤。丰产应该高兴吧?不见得。

去年冬瓜卖到五角钱一斤,今年农民一拥而上,种多了,价格往下跌,最低时一角五分钱一斤。进入伏天,外地客商来拉菜的车减少,各家冬瓜躺地上等着出松,急煞人。好在老张名气在外,几个大超市一联系,无锡、泰州有大卡车来拉冬瓜。

早上六点钟集结发货,通往周铁镇横柑渚自然村的路上,几十辆电动三轮车向着同一个方向。他们都是赶早市卖冬瓜的农户,昨天接到老张的电话,今日一早下田摘瓜,多的几十条,少的七八条。大大小小的车,集合在老张家门口的场地上,等着过磅交易。

人声嚷嚷中,一个胖胖的妇女,左手握着贴伤膏药的右手,跟村民诉苦:“疼到我眼泪都掉下来,横则搬,搬不动,竖则搬,搬不动,后来索性像抱伢伢一样将冬瓜捧上车,运到这里。”

老张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群众。种菜卖菜的农户起早摸黑,谁家没有故事?读区平原上的农民,像大地上卑微的草一样,坚韧顽强。

他腰椎间盘突出,背有点佝偻,可看古稀之年的人来卖菜,会忘了自己的伤痛,上去搭把手,然后司磅过秤,记账。

一条条冬瓜往大卡车上搬,人们相互帮忙递送。有性急的农户怕轮不到自己卖,试图插队,立即招来后面排队的村民骂。老张站起来帮维持秩序,跟大家说:“不要急,这车装满,没轮到卖的人,把货拿下来堆场上,明朝还有无锡车来装,不会让你们拉回去的。”

众人心定了些,有人自我安慰起来:“不急不急,昨天一角五分钱一

斤,今天已卖到二角钱一斤,后面可能会涨。”

这边秩序稳了,那边卡车司机喊:“太多了,太多了。要超载了。”

老张眼睛瞄了瞄车载量,伸手指在计算机上点击数字。只听得哒哒哒的声音,一笔笔加起来。

一看结果,司机大声喊:赶紧往下搬3吨。

众人已是汗流浹背,往上搬是高兴的,往下搬都不太情愿,站一旁缩手了。老张说:“都不容易。”

他说完站起来帮搬。大家只好跟着,七手八脚往下搬。

老张说的对,谁都不容易。农民不容易,长途贩运的司机也不容易。这辆泰州车的司机要免过路费,只能装7吨到10吨之间,低于7吨,享受不到农产品过路费减免政策。如超载,过路费免不了,还得罚款。

彼此理解万岁。最后装了19100斤,按2角钱一斤售价结账,老张开出了7月12日的发货单,总计3820元。这笔钱,全部返回给村民,他不赚农民一分钱,只收取买方客户较低的代理费,每成交100元抽3元。泰州客户今天拉走一车冬瓜,付给他100元代理费。

老张手里有几十个客户,这些客户都是他滚雪球,一个个滚出来的。

一个好的经纪人,必须得到双方认可,客户信你,农户听你,这很不容易。经纪人是买卖双方的中间人,说白了,就是个媒人。媒人大多能说会道,老张则话不多,相貌看起来比老农民还老农民。

他做经纪人,自家还种八亩地,正因为自己种田,有切身体会,知道农民的难处。

二

早市像湖水一样退去,村民卖完菜,开着空车归家。老张忙到八点钟,才有空端起海边海碗吃早饭,乡下出力干活的人,全靠会吃。

三碗白粥下肚,顺手翻看一账簿。上面有打钩记号的,表明钱已结清。这通常是远路来的农户,买方商家货款未到时,老张先垫付一下,省得农户跑两趟。近一点的村民,老张晚上与他们结账,正好落实第二天所需要的品种和数量。

他不拖欠农民的钱,方圆二十里范围内,近千农户的蔬菜经他手销出

去,都是当天结清账。

他的账本摊在桌上,人人可翻看。这几天,他主销冬瓜,兼带其他品种,一笔笔都有记载:允华小毛菜50斤,老孟水瓜30斤,大王茄子100斤,赵琴芬百合籽30斤,海兴丝瓜20斤,老陈葫芦30斤……

大批量冬瓜交易散场后,隔会儿就有农户来打听行情。老张设在家门的交易点,挂着益农信息社的牌子。这好比是大地上的一棵消息树,远近村民能从这里获得各种信息,并有所依靠。

有个老妇人问:“下午还有城里的车来收小菜不?”

老张和气作答。那妇女随口称赞了一句:“老张人蛮好。”

“好个鬼。”老张老婆正在打扫场地,忍不住接话。她跟着老张一年忙到头,一天都没得歇,不免有些埋怨。

“你讲他不好,就不好啦?我们老太婆都讲他好呢,年青人不高兴种田,个个外出打工。这难为了老年人,见不得田荒,种了又愁卖。多亏老张帮推销,省去了我们多少麻烦。”

这位妇女叫胡小仙,来自洋溪村,说话直爽不饶人。

老张老婆说不过对方,扑哧一声笑了,然后冲老张发话:“你要去打证明,还不快点去。”

老张听了提醒,赶紧起身。田里马上就要布局种花菜、药芹等品种,下午拖拉机先来耕田,他得赶紧去村里打证明,到派出所去盖章,拿到手续,到加油站去打油。这一上午够忙了,他还要到镇政府去办点事。

早市忙出了一身汗,连眉毛上都是汗珠,到镇政府去,得换件像样点的T恤衫。他内心觉得,自己是有组织的人,当经纪人三十多年,被评为无锡市劳动模范,这是地方政府对他的认可和鼓励。让他暖心的是,那回他送蔬菜到周铁敬老院去,路上翻车,人差点摔死,送到医院,右臂缝了五十多针。镇工会的领导赶到医院去慰问,他感到来自组织的关怀。

三

老张换了干净衣裳,开着电瓶三轮车出发,前脚离开村庄,后脚就有一对老夫妻送冬瓜来。这对老夫妻是邾渚村人,开车到横柑渚,早市已散场,老太太急了:这冬瓜难不成要拉回去吗?

老张接到她的电话,马上折回来。他不想让人家白跑一趟,先收下,等明天有车来发货。

“老头子身体不好,一个人弄不来,我开车陪他来,衬把手。”78岁的邱惠珍驾着绿颜色电动三轮车,车上载着她79岁的老伴和8条大冬瓜。见了老张,她像见了亲人一样,念叨起来:“小辈挣钱不容易,我们手脚能动,尽量不增加他们的麻烦。”

老张知道她腰椎、肩胛都受过伤。农村有无数这样的乡亲,一辈子付出,老了还时时为小辈着想。他见证了这片土地上,太多乡民的不易,日子长了,心里自然常怀悲悯心和平常心。

他帮老夫妻将冬瓜抬到磅秤上,八条冬瓜称到230斤,按今天的行情价格结算,收入46元。

邱老太说:“子女反对我们种田,种点菜,本都捞不回,一个跟头摔下来,医药费花去几千元,得不偿失。”

来送菜的人愿意跟老张说说心里话。他理解他们,都是从苦难中过来的人,对土地有不舍之情。农民放不下土地的心态,跟他放不下农民一样。他在家门口设立交易点,就是为了便利农民。

有两件事,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一年冬天,他们夫妻俩驾船去无锡卖菜,船靠岸,两人挑担进菜场。三岁女儿睡船舱里,醒来后不见爹娘,走跳板出来寻,结果跌河里。幸亏河岸边有人看见,跳入河中将她救起,并用棉被温暖冻僵的孩子。

第二件事,有一年,他和同村三个人开挂浆船去丁蜀卖菜,归家时遭遇风浪,船在东沈沉没,村民蒋松南和胡琴珍是对小夫妻,双双遇难身亡。他和另一个村民,所幸被施荡桥撩猪草的农民救起。

这两件事给了他最朴素的信念,一定要做个好人。同时他发心,要为农民卖菜难寻找出路。

广阔的读区平原上,农户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而这一家一户却有千家万户。老张做经纪人,几十里圈子,不容易。这是农户对他的评价。

三十年来,他从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变成一个弯背老人,虽如此,他仍是读区菜农心目中的靠山,村民抬眼看到的一棵消息树。

老张,大名叫张卓均,今年69岁。

风物

徽州臭鳊鱼

| 芮海林文 |

朋友的舅舅是位厨师,他告诉我们臭鳊鱼这道名菜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传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来到徽州府,品尝了臭鳊鱼之后,赞不绝口。从那以后,臭鳊鱼这道名菜就更加名声大振了。

我们边品尝、边赞许、边问道:新鲜的鳊鱼红烧了不好吃吗?为什么要把它弄臭了再烧不可呢?朋友笑着告诉我们,臭鳊鱼的“臭味”是歪打正着而来的。徽州府地处皖南山区,山多水少。这里的鱼虾等水产品,只有从数百里外的安庆等地运来。安庆、徽州两地相距300多华里,鱼贩子们最快也得走上三四天才能

到达,再活蹦乱跳的鳊鱼挑到半路上也会死掉。

为了不让鳊鱼腐烂变质,尽量减少损失,鱼贩子们不得不在途中买些食盐将鱼腌起来。待到达徽州府时,这些虽然被盐腌过的鳊鱼还是不可避免地散发出一股令人不快的臭味来。酒家里的烹调大师们干脆来个将错就错,索性在烧鱼时再往里边加上一些臭豆腐的卤汁,再放上一些姜、糖、辣椒、大蒜、料酒等佐料,谁知这一下,不但那些令人不快的气味没有了,反而还散发出一种像臭豆腐乳那样闻起来有点臭,吃起来却香气扑鼻的味道来。当时,徽州府大小酒家、餐馆,如获

珍宝,纷纷推出了臭鳊鱼这道菜来。久而久之,臭鳊鱼就成了徽州一道名菜了。

我们几人在厨房里目睹,厨师们将鳊鱼开肠破肚、刮鳞洗净后,用少量的精盐、花椒等佐料腌上一二天后,再放进一种特制的卤汁里浸泡,使其变为散发出一种使人感到愉快的像臭豆腐那样的特殊气味,再经厨师们精心烹调,就成了闻着有点“臭”,吃起来却香喷喷味道鲜美的臭鳊鱼了。

朋友的厨师舅舅还告诉我们一个秘密,臭鳊鱼的味道鲜美程度,关键在卤汁的配方和制作。如果要取真经,不舍得花大本钱,恐怕是学不到手啊。

夏日清荫

国画 胡汉津

